

三往英祠养正气悟风骨

吕金玲

自小我就有浓重的英雄情结,虽年龄已奔八,但此情结却仿佛焊在骨缝里一样,未曾减弱毫厘。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我泱泱华夏,从来就是英雄辈出的伟大国度,古代、近现代及当代皆如此,这为我走近英雄提供了极好机会。其中,北方有其气息的文天祥、于谦、袁崇焕三位,在我心中一直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。因三人颇多特点趋同:都学养厚重、有流传甚广的名诗名言留世,都勤廉爱民、勇毅担当、世代好口碑在百姓心中,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,却都在大有作为之年遭陷害或不测。自上学识得大名至今忘不了,总执念着寻机亲往旧居、故园等地,沉浸式感受、拜谒与聆听一下英雄的呼吸。前不久,一连三天一天一处,愿望实现。

首日去的文天祥祠位于东城府学胡同63号,是他当年遭囚禁之地。前后两个院落,前院整面东墙镶嵌着明代书法家文徵明所书《正气歌》刻石,气势恢弘而凝重。前院过厅是其生平展,后院堂屋供有其彩像。观览得知,他生于崇学礼贤、素有“文章节义”称谓的江西庐陵,自幼仰慕忠烈,暗自发誓:“如不能跻身此行列,就算不上大丈夫。”他18岁入白鹭洲书院贡士,20岁中状元。37岁那年,元军大举南侵,他散尽全部家财力主抗元却遭排

挤。40岁时被派往元营,他坚守讲和而不乞和、谈判而不投降的本心与原则,据理力争,对方诧异却没办法。兵败被俘后,坚拒所有与降沾边事,并挥笔写下《过零丁洋》。诗中“人生自古谁无死?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可谓千古绝唱。其间,他曾服毒、绝食,只求以死报国,均未如愿。关押在此土牢时,逼降、诱降、劝降的人数之多、级别之高、手段之毒、许诺之优、等候之长,史上绝无仅有,但他宁死不屈,还写下了气贯古今的《正气歌》,真乃一身傲骨凛凛然。想杀不忍又不得不杀的忽必烈终下了行刑令,他朝南方郑重跪拜三次后,从容赴死,年仅47岁。院中一株树龄700余年的枣树,相传是他囚禁这时亲手所植,树身灵性地向南歪斜,仿佛象征契合了他“臣心一片磁针石,不指南方誓不休”的意念与决绝。此刻在中华血脉里的忠义气节与永不弯折的民族风骨,实令人仰望、耐品耐读。清乾隆帝曾赞“浩然之气,与日月争光。”出于崇拜,我与其他参观者一样,也与这株魂正骨硬的通人性之树合了张影珍存。

次日去的于谦旧宅在东城西裱胡同23号,为周边错落的现代建筑与民居所掩,其有种坚守的独美与纯粹,好找又不好找。小院正厅挂着其像,墙上幅幅画作

垂挂着他一生走过的路。他自小好学、司兵法,书斋里长年挂着文天祥的画像。他24岁考取进士,官至兵部尚书。展览展示,他巡抚山西、河南近20载,未尝带家眷,每食惟青菜豆腐,遇灾变,辄旬月不入寝,其清廉可见一斑。他亲率军民多次治理黄河水患,赈济灾荒,惩治贪官,被称为“于青天”。官场贿赂成风时,恰逢他回京述职,同事递话当送点什么,他坦然一笑:“我带了两袖清风啊!”说的太好太妙了,到位又实在。他51岁那年,瓦剌部大举攻明,“土木之变”中,有人提出迁都南京,他闻听厉喝:“言南迁者,斩!”他不想让大明沦为第二个南宋,国土一寸不丢、尊严一丝不让,是其原则与底线。墙上多幅画真实再现了他率众坚守德胜门的场景。北京保卫战胜利后,景泰帝要赐他豪宅,他坚辞不要,其母和其妻皆殁于此小院,忙于公务的他均未见最后一面。可惜在7年后的“夺门之变”中,他蒙冤被处以极刑。问心无愧的他早有诗,即《石灰吟》明志“千锤万凿出深山,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自此,这首写透追求与担当的无价诗留芳千古。墙上还挂着他的《咏煤炭》诗。后两句“但愿苍生俱饱暖,不辞辛苦出山林”,我印象极深,既是对乌金的颂咏,也是他个人情

志的道白,二者相知相融,早已灵魂在一起了。乾隆下江南时曾到杭州祭扫于谦墓,并御书“丹心抗节”匾额;时任浙江盐运使的林则徐在杭州时曾集资整修其墓并楹联“公论久而后定,何处更得此人”,皆是人才难得之超有份量的历史回响啊!

第三日去的袁崇焕祠墓位于东城东花市南里。现存大小祠堂5间,有他的生平介绍、康有为纪念他的文章等多方珍贵刻石,及1952年叶恭绰、柳亚子、李济深、章士钊四名士,为保护其祠墓的联名上书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。祠堂最后面竖立着写有“明袁大将军墓”的墓碑和其大墓,旁有一无字碑和一小墓。两个多小时的浏览中,知他生于广东东莞,长于广西藤县。年幼时母亲教导他“莲花出淤泥而不染,为人不可随波逐流、同流合污”,他谨记并做到了。14岁考中秀才,23岁获举人,36岁中进士。任取福建邵武时,题写了寓意招揽人才的“聚奎塔”,三字行楷刚挺苍劲,一直传用至今。勤政爱民的他遇民房着火,会“著鞋上墙屋”。《乾隆邵武府志》记载他“明决有胆略,尽心民事,冤抑无不伸。”明天启二年,努尔哈赤在辽东拔城夺地,文武官员多视关外职守为畏途,他却单骑出关巡察,并请命赴辽东治军安民。形势吃紧后,他临危受命,取得宁远、

宁锦大捷。1629年北京告急,他千里驰援,使京城转危为安,可谓功名显赫。然意外也随之降临。1630年8月16日,崇祯帝以“议和通虏”“专戮大师”罪处他以磔刑,即寸割血肉。史载共割了3543刀,他至死没求饶,反临刑明志:死后不愁无勇将,忠魂依旧守辽东。不明真相的百姓争买其肉生食。看到这里,我气顶脑门、血往上涌。为46岁的他慷慨赴死、以身报国,为好人未得好报之结局,还为……其部下一余姓义士气不过,盗出骸骨葬于广渠门内,并为之守墓17代400多年。看到这里,我顿明了了其大墓旁的小墓乃余义士的,死了也要为他守墓,何其忠勇与震撼!后乾隆公开了“反间计”史实,真相才广为人知,再读他的《入狱》诗后两句“但留清白在,粉骨亦何辞”不禁感慨万端。

此三位栋梁之材都一身正气、才识过人,上不负国家,下不负万民,都硬汉、硬骨、硬核人物的典型代表,和不可多得的人生范本与教材。走近他们,学史求知、涵养正气、品悟铮骨,重要而必要。现三处均已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官德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,如此说,我连续三天三处上心而走心的奔波读学,意义而价值。

流金岁月

在20世纪60年代的仲夏里,每天中午村东的永定河都会出现一阵大水头,河水很快涨满了河床。等到晚上天黑下来,河水又慢慢消退到原来的水位。这种情况差不多维持了二三十年,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都是这个规律,说明上游官厅水库每天都会有规律地往下游放水。永定河的大水头流到我们村村东的时候,只需一个时辰,原来河岸边一块块冒出水面的大河卵石便立刻无影无踪。河水吞噬了石块,把往日宽阔的河床填了个严严实实。这时节,清澈的河水变得浑浊起来,像脱了缰的野马,滚滚向前。

此时,家中大人一扫往日的和顺,板着脸孔,恫吓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,说放水时若还敢下河洗澡,就吊起来打。我和大臭、树根等伙伴却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。只要大人一出工,在那个燥热的夏季里,我们便呼朋唤友,跑到河边,脱得精光,跃入水中。

在浪花里玩冲浪最为刺激,冲浪也可以叫漂流。我们从广甸堤垛边上出发,漂到拉船老头窝棚前上岸,差不多有200米的漂程。由于落差较大,这一段的河水平时总是哗哗作响,其水流声老远都能听见。而在涨水的时候,河面上水流湍急,浪花滚滚。河水涌过大块的大卵石再落下去,形成爆炸式的浪花。我每次冲浪将要翻过这些浪花时,都要仰起头,平展身子,不能让水下的石头磕着腿脚。就这样任由浪花吞噬,在翻滚的河水中上浮下

没,反复几次,最后由激流把我们送到平缓的水面。这样的游泳,我们一天不会少于两次。

漂流自然痛快,但漂流一次,终究得循着河岸上行200多米,沿途都是难走的河卵石。漂流两三次后,我们懒得再跑,又开始在堤垛上表演跳水。所谓堤垛,是由河里的河卵石加上白灰、沙子砌成的建筑物,高约3—4米,宽1—2米,长约20—30米,筑在河边水流湍急的地方,可以有效阻挡洪水冲刷岸边的泥土,防止水土流失。由于常年冲刷,即使河水小的时候,垛子下面的水也很深,形成一道深沟。这样的河堤建筑,在我们村村东建有好几段。靠北边的叫大垛子,中间的一段叫二垛子,南侧的叫三垛子,还有小垛子、广甸垛子等。

说到在堤垛上表演跳水,极为准确。每当我们光溜溜一个个从堤垛最高处往水中扎下时,岸边总有村人驻足观看。有人观看,便激起了我们出出风头的表演欲望。纵身一跃之间,有的在空中张牙舞爪,有的抱膝翻个跟斗,更有甚者,居然敢以一个优美的空中俯冲姿势,双臂前伸扎入水中。从垛顶到水面,总该有三四米的高度。我那时只敢表演“跳冰棍”,即身子直直的,双脚先入水,最多身子在空中手舞足蹈几下,并伴有几声吸引观众的尖叫。这类最简单的入水方式也有失手的时候。有好几次我只顾挥手尖叫,忘了身体的平衡,整个身子平铺着进入水面,结

果胸口被拍得火辣辣地疼。

傍晚回家吃饭时,家中父母终于得知不听话的孩子们又到河中游泳去了,便暴跳如雷,一顿训斥或几个巴掌的款待自然少不了,但是吊起来打,似乎没有过。第二天我们这群孩子,并未缺席当日的游泳活动,照例冲浪,照例高台跳水,头一晚“不游了!不游了!”的保证早就忘到了脑后。

父亲不准我下水漂流的警告并辅以皮带,我自然是怕的。常常待在岸边看金贵、铁球他们在水中游得欢,却不敢下水。那年,父亲责成老成听话的哥哥监督我,不让我在涨水的时候去河里游泳。而我那时大约八九岁,正是野得不能再野的年纪。父亲管教稍加放松,我便毫无顾忌地和小伙伴们一起跳进永定河的激流里。而与我朝夕相处的哥哥,对我的行为给予更多的是默许。有一次在水边,他见我一个猛子扎入河里,老半天不见人影,先是焦急,后见我终于在远处的水面露出了头,并向他挥挥手后,他的脸上竟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

童年时的漂流,见证了我儿时成长中的一段经历。岁月如梭,转眼间我已来到古稀之年。村东的永定河两岸,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,已成为门头沟区有名的休闲景区。如今水面上的墩石、浪花,都是人工制作的,儿时的永定河已不复存在。然而,那些美好的回忆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。



溪山雅居图

姚宝良作

午后的咖啡

柴华林

角,我能读懂她内心的苦闷。一个单身女人的苦水,她不会轻易与别人倾诉。

她若无其事地对我说,现在特别喜欢一个人听风读雨,还开玩笑对我说:“要不要和我一起听听浪风雨雨呀?”我表面轻笑了一下,内心还真掀起波澜。与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一起在风里雨里,该会怎样浪漫呢?但很快道德就绑架了制高点——这样有出轨的危险。如果穿越回到了宋朝,也许可以试试风流一番,但在今天信息爆炸的年代,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

她嘿嘿一笑,看出了我的内心:“你们男人就这样,有贼心没贼胆。”我就怕一个女人把你看透,灵魂都无处可藏。

六月里,梧桐树上的叶子绿油油的,环卫工人正清扫树下的一堆垃圾。洒水车在马路上喷出水雾,水珠把叶子弄得泪痕闪闪。一个流浪汉醉酒躺在一棵树下,几个老人围在一起打扑克牌。黄昏近了,马路旁的银行已经停止营业,银行外面的自动取款机有一个黑影在自助取钱。

一个毛头小伙子急促赶路,不小心碰了一下遛狗女人的小狗。小伙子赶紧停下脚步,轻声说了一句:“对不起!”女人瞪了一眼,没有吱声,然后低下头对小狗说:“宝贝儿,没事吧?”

我们坐在咖啡厅的二楼,把楼下的风景看得清清楚楚。一个诗友说:“生活就是一首诗。”另一个诗友说:“苟且的生活不如一只小狗!”我一下子愣住了,想到唐朝肥胖的贵妇人骑着高的大马,和慈禧的丫鬟牵着一群京巴狗。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

么呢?唐朝贵妇人的受宠和慈禧的富贵,谁能长久呢?如同那高铁列车,把时间与记忆都碾碎,远远地丢在如烟如幻的流逝中,连个美好的浪花都没有留下,留下的只是无限的悲情和愚蠢的一笑。

窗外的风进来了,把窗边的纱帘吹得飘动起来……如果按叔本华的虚无哲学看人生,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,与那片纱帘、那只小狗也没有什么区别,怪只怪人类自己太自作多情了,一滴水、一粒微尘,本来就无足轻重,人类偏偏把自己说成重于泰山,自大狂妄。还有,男人和女人,本来与小猫小狗一样,自然地生存生活着,非要演绎一场轰轰烈烈、撕心裂肺的爱情。崇高得不能再崇高,生离死别喊着海誓山盟,最后也没有同归于尽。大雁的殉情和丹顶鹤的贞贞,都寄予神话的传说。

“写首诗吧!”诗友提议说。我轻轻地啜口咖啡,苦涩味立马占据我的整个口腔。庞德的意象派重叠的诗写得好多:

“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;湿漉漉的黑枝条上的许多花瓣。”

我们正谈论着诗,慢慢品尝苦涩的咖啡,这是浪漫的午后。



征稿启事

《京西时报》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,每周1个整版,逢周五出刊,设有《文化纵横》《推荐一本好书》《流金岁月》《花蕾》《联苑》等栏目。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,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。

一、征稿要求

- 1.内容:须为原创,拒绝AI生成,文责自负。
- 2.体裁:散文(非虚构)、小说、诗歌、书画、摄影、篆刻、剪纸等。
- 3.要求:散文、小说:600—1500字为佳。
诗歌:不超过30行。
书画等:照片在1M以上,清晰、干净。

二、投稿方式

- 1.投稿邮箱:mtgxwzx@vip.sina.com
- 2.投稿要求: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,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,标题统一格式为“区域+作者+文体+标题+字数”,如“门头沟李某某散文《秋思》1235字”。
- 3.投稿提醒:来稿时,请注明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等。
- 4.联系电话:69849082(重要稿件,请电话确认)
- 5.联系编辑:贺京梅

三、版权声明

作品一经刊用,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。

《京西时报》
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